# 京劇叢刊

第四十一集

打金枝
牧虎关
打砂鍋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京 剧 叢 刊

## 第四十一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国戲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0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統一書号10069.169　字數28,890　开本787×1092　耗1/32　印張3 1/8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400册
定價（7）0.31元

#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选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过实驗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对該剧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过了实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愼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 目　次

# 打　金　枝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前　記

唐朝大将郭子仪有功于朝廷，被封为汾阳王，唐代宗李豫并把女儿昇平公主許配郭子仪第六子郭曖为妻，以示器重。

照唐朝宮廷礼制曾規定："公主下嫁，不拜翁姑"；公主在宮門掛起紅灯，方准駙馬进見；进宮之后必須先行君臣大礼，然后才叙夫妻之情……这些不合理的礼仪，郭曖深为不滿。

一日，郭子仪寿誕，众子媳成双做对地前来拜寿，只有公主不到。郭曖独自行礼，席間受到大家譏笑，羞恼回宮，打碎宮門紅灯，并与公主爭吵，負气打了公主一掌。公主委屈異常，进宮向唐王、皇后哭訴，請求将郭曖治罪。唐代宗婉言劝解无效，便假做生气，要斬郭曖，公主才感到事态严重，轉求唐王寬恕。

郭子仪听說郭曖打了公主，知道闖下大禍，便綁子上殿請罪。唐代宗为了拉攏郭家，在金殿赦免了郭曖毆打公主、譭議君王之罪，并将郭曖官爵提升三級，以表示恩德寬厚。

当晚，唐王和皇后把公主和駙馬喚到面前，亲自解

劝，促令他們彼此賠情，言归于好。并向駙馬表示：从此免去旧有的宮門掛灯和夫妻之間君臣礼法，令公主回去与郭子仪賠礼拜寿。

《打金枝》是各个剧种相当流行的节目，京剧传統剧目中亦有此本，惟比較粗糙，远不如地方剧描写細膩。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的演出本，由樊放根据晋剧并参考前华东戏曲研究院改編的越剧及京剧本加以整理。剧中尽量保留了晋剧本的朴实、生动、通俗的語言。唱詞中有些語句，长短参差，在韵脚上似乎也有不合京剧传統格律之处，但經过創造实驗，証明所有唱詞完全可以用京剧的唱腔唱出，而且在表达人物感情上，更为丰富。

## 剧中人物

| | | |
|---|---|---|
| 郭　曖（小生） | 公　主（旦） | 唐　皇（生） |
| 皇　后（旦） | 郭子仪（淨） | 郭夫人（老旦） |
| 郭　晞（生） | 郭晞妻（旦） | 众子媳 |
| 門　官 | 一家院 | 二丫环 |
| 四太監 | 二侍女 | 一中軍 |
| 四校尉 | | |

## 第一場

〔汾阳王府寿堂。雅樂声中，家院分上，布置一切。郭曖、郭晞上，家院相迎。

郭　曖　（念）二爹娘七十寿誕，

郭　晞　（念）众弟兄齐聚堂前。

众家院　参見二位少王爷。

郭　曖
郭　晞　罢了。

郭　曖　今日爹娘七十双庆，难得你也进京拜寿；你我弟兄可以齐聚一堂了。

郭　晞　幸喜得边防无事，四海昇平，圣上恩准，才得前来与爹娘拜寿。算来愚兄已有六載未曾进京了。

〔樂声。众子、媳等相継上。

众　子　圣上传旨，命我等免朝三日，侍奉爹娘。

众子媳　今日闔家团聚，倒要热鬧一番。

郭晞妻　六弟，今日公主也来拜寿么？

郭　暧　爹娘七十双寿，哪有不来之理！

众　媳　今日公主若来拜寿，我們就眞是闔家欢聚了。

众子媳　是啊。

內　声　王爷与夫人出堂。

（樂声大起。郭子仪、郭夫人上，丫环等随上。

众子媳　参見爹爹母亲。

郭夫人　（念）可喜儿孙滿阶前，

郭子仪　（念）为人难得老来欢。

众子媳　（念）今日闔家齐团聚，愿爹娘福寿綿綿。

郭子仪　（笑）哈哈……，大家之福。

郭夫人　王爷連年統兵在外，寿誕之日也不能回京受賀，今年你我七十双寿，难得留在朝中，七子八婿，皆能齐集一堂，眞可称得是闔家欢哪！

郭晞妻　公主若能前来，就一个也不少了。

郭子仪　呃！公主乃是金枝玉叶，老夫怎当得她前来拜寿。

郭夫人　（会意）是啊，公主乃是帝王后裔，焉能与臣子拜寿哇！

郭　暧　她理当前来与爹娘拜寿。

郭夫人　王爷請来上坐，老身与你拜寿。

郭子仪　你我七十双寿，老夫也有一拜。

〔同拜。

众子媳　孩儿与爹娘拜寿。

郭子仪
郭夫人　生受你們。

〔樂声大起。众子媳双双拜寿。郭暧兩次出望，不見公主，怨然一人独拜。众窃笑。

众子媳　上宴。

〔家院、丫环捧酒上。

众子媳　我等与爹娘敬酒祝寿。

〔众子媳双双敬酒，郭暧再出望。

郭晞妻　兄弟，你不必望了，公主乃是金枝玉叶，定然是不来的了。

郭　暧　……

郭　晞　兄弟快来与爹娘敬酒。

〔郭暧含羞敬酒，郭晞代替公主把盏。

郭　晞　六弟，你我几載未見，我們也暢飲几杯。

郭　暧　我不会飲酒。

郭　晞　哎！这寿酒总是要飲的。

郭　暧　好，看酒来！（接过酒杯，一飲而尽。）

众子媳　我們也敬六弟一杯。

〔郭暧連飲数杯。門官上。

門　官　启禀王爷，滿朝文武与部下将士亲来祝寿。

郭子仪　传話出去：拜帖收下，寿礼退回；好好款待列位大人花厅飲宴，老夫少时前去相陪。

門　官　是（下。）

郭子仪　你們前去陪伴宾客去吧。

众　子　遵命。（相繼下。）

郭子仪　（离位劝郭暧）郭暧孩儿，我朝定制："公主下嫁，不見翁姑"；况且自盘古以来，从无君拜臣子之理。为父与你众家兄长，連年征战在外，幸喜今日欢聚一堂，难道說还不称心如意么？

〔郭暧垂头不語。

郭子仪　儿啊！（唱西皮搖板）

实难得今日里闔家欢聚，

公主她不拜寿本是皇家的礼仪。

一家人一个个满心欢喜，

难道說还有什么不称心意？

門　官　（急上）启禀王爷：东宫太子奉了圣上旨意，前来拜寿。

郭子仪　怎么，东宫太子駕到么？

門　官　正是。

郭子仪　快快准备接駕。——夫人暫且回避。

〔家院、門官随郭子仪急下。郭夫人偕众媳下。

郭　暧　（一望。叫头）啊！想那东宫太子，尙且前来拜寿，公主乃是郭家的儿媳，竟然不来，眞眞可恼！（唱西皮快板）

說什么皇朝有定例，

却为何东宫太子到府第？

公主虽是帝王女，
嫁与郭家是子媳，
驕傲狂妄不知礼，
分明她倚仗权势把我欺。
愈思愈想心头气——

郭　晞　（急上）六弟！（接唱）
速去接駕莫羈迟！
六弟，东宫太子奉了圣上旨意，前来与父王拜寿，已然来到府門，爹爹命我喚你速速前去接駕！

郭　曖　我身体不爽。

郭　晞　哎！說什么身体不爽，快快随我去吧！
〔郭晞强拉郭曖同下。

## 第　二　場

〔駙馬府。侍女甲、乙、公主上。

公　主　（唱西皮慢板）
头戴珠冠飄双翅，
身穿八宝錦綉衣；
我本是当今帝王女，
我本是金枝玉叶駙馬妻。
今日公婆寿誕日，
駙馬叫我去行礼，
有心过府去拜寿——（入座）

君拜臣来无此理。

今日乃是公婆寿誕之日，駙馬前去拜寿，这般时候，还不見回来。——侍儿們，吩咐将紅灯在宮門掛起，等候駙馬回宮，擺宴伺候！（唱西皮摇板）

侍儿們将紅灯宮門掛起，

侍女甲　公主吩咐，将紅灯懸掛宮門。

公　主　（唱）等候了駙馬到安排筵席。

郭　曖　（上，唱西皮摇板）

滿怀怒火回宮去——

太　监　（提灯上）駙馬，公主命我将紅灯懸掛宮門，您这时候可以进宮啦。

郭　曖　（聞言大怒，渾身顫抖，接唱）

为什么掛紅灯才准夫見妻，

为什么見她行大禮，

为什么夫妻还講君臣仪！

太　监　駙馬，公主命我宮門掛灯，您还不快点进宮嘛！

郭　曖　呸！（接唱）

怒冲冲我将紅灯来打碎。（扫头。）

〔郭曖打碎紅灯。太監拾起殘破的宮灯退下。郭曖进宮，公主含笑相迎。

公　主　駙馬回宮来了。

郭　曖　嗯！我回宮来了！

公　主　你不会飲酒，今日为何这样酒气薰人？

郭　曖　今日乃我爹娘七十双寿，俺不会飲酒也要吃上

几杯！

公　主　虽是公婆寿誕之日，少吃一些也好。

郭　暧　俺吃的是郭家的酒，与你何干！

公　主　啊？你今日进得宫来，不行君臣之礼，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郭　暧　俺就为你来！

公　主　为我何来？

郭　暧　我且問你：世界之上何者为大？

公　主　天地为大。

郭　暧　何者为尊？

公　主　父母为尊。

郭　暧　你在家的时节？

公　主　孝順父母。

郭　暧　出嫁之后？

公　主　尊敬公婆。

郭　暧　却又来！你旣知出嫁之后尊敬公婆，今日爹娘七十双寿，你为何不去拜寿？

公　主　这……

郭　暧　你講！

公　主　呀！（唱西皮摇板）

我只說他怒气冲冲因何故，

却原来为小事羞又急。（轉向郭暧）

你道我不把公婆敬，

我笑你枉为皇家婿，不知禮仪！

郭　暧　哼！（唱搖板）

說什么我不知皇家礼仪，

分明你把我爹娘不放在心里！

公　主　（唱搖板）

非是我不敬公婆不拜寿，

君拜臣来无此理。

郭　暧　真乃强辯！（唱搖板）

君臣礼虽然有定例，

你嫁与我郭家就是我郭家的儿媳；

哪有个儿媳不把公婆敬，

哪有个丈夫見妻要行大礼？

公　主　（唱流水）

我虽然招你为駙馬，

比不得民間夫与妻，

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

凤凰鳥雀有高低。

你是唐家臣門子，

我本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裔。

郭　暧　哼！（唱快板）

你旣是金枝玉叶帝王女，

为何与我配夫妻，

如今你已嫁与我，

就該拜寿尽礼仪。

公　主　（接唱）

自古道君为貴来臣为賤，

我岂肯与你郭家把头低。

郭　暧　（接唱）

說什么臣为賤君为貴，

就是那东宫太子他也亲来拜寿礼！

公　主　怎么，东宫太子他也前去拜寿么？

郭　暧　嗯，东宫太子也要与我爹娘拜寿，何况你……

公　主　我便怎样？

郭　暧　你是汾阳王的儿媳，你是我郭暧的妻子！

公　主　住口！不是我皇家的恩泽，哪有你郭家父子的富貴！你郭家有何德能，要我这帝王之女，去与你父去拜寿！

郭　暧　要問我郭家的德能，你且听道：（唱二六）

休道我郭家的富貴全仗你，

听我把旧事提一提：

安祿山起兵犯京畿，

眼見得唐室的化灰泥，（轉快板）

已倒的江山重扶起，

多亏我父王郭子仪，

若不是我父子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在疆場里。

你父焉能坐华夷！

〔太監暗上。

公　主　大胆！（唱西皮小倒板）

一派狂言如叛逆！

太　监　启禀公主：圣上欽賜的紅灯被駙馬打碎了！

公　主　啊？

太　监　紅灯被駙馬打碎了！

公　主　（大怒）郭曖，莫非你要造反！

〔太監溜下。

公　主　（唱快板）

打碎紅灯毁宫仪，

怪不得进宫不行君臣礼，

藐視君王把我欺，

随我进宫去辯理，

我与你父皇駕前見高低！

〔公主拉郭曖出門，被郭曖挣脫。

郭　曖　（唱西皮散板）

休仗你是当今帝王女，

休仗你是公主把我欺，

郭少爷今日我要——（行弦。）

公　主　你要怎样？

郭　曖　（接唱）

我要教訓你！

公　主　难道你还敢打我？你打，我看哪个大胆的敢打！

郭　曖　我打你便怎么样？

〔郭曖怒打公主一掌，公主大哭。

公　主　哎呀，你打死我吧！

郭　暧　（接唱）

　　打你个不知礼来不知仪，

　　任凭你是金枝玉叶体，

　　打出禍来我头也不低！

〔侍女甲、乙跑上，郭暧下。公主痛哭。

侍女甲　公主别哭啦，駙馬他走啦！

〔公主起身看視，委屈異常，哽咽哭泣。

公　主　（唱西皮散板）

　　恨駙馬狠心无情义，

　　为爹娘不顧这好夫妻！

　　怎甘心平白无端受此[illegible]，

　　怎甘心凤凰反被烏鴉欺。

　　打碎珠冠难消气，（身段，扯落凤冠的一排掛穗）

　　再扯八宝龙凤衣。（撕衣动作）

　　侍儿們带路进宮去！（出門）

　　不杀郭暧我定不依！

〔侍儿甲、乙扶公主下。

## 第　三　場

〔唐皇內宮。宮女甲、乙分捧棋盤棋子，太監持灯随唐王、皇后上。

唐　皇　（唱西皮原板）

孤王我坐江山非容易。

皇　后　（接唱）

全凭着文武臣扶保帝基。

唐　皇　（接唱）

今日是汾阳王寿誕之日，

命太子去拜寿又賜筵席。

皇　后　（接唱）

宮娥們摆棋盘把清茶准备，（接唱搖板）

閒无事与万岁灯下奕棋。

公　主　（內唱西皮倒板）

恨郭曖无情无义，

（上，痛哭）喂呀……！（接唱搖板）

岂能容他把我欺，

哭哭啼啼进宮去——（进門）

父王、母后！（接唱）

孩儿今日受了委屈！（"趋步"跪在皇后膝前痛哭。）

唐　皇　啊！（唱西皮搖板）

皇儿悲哭跪在地，

口口声声称委屈。

哪一个大胆得罪你？

〔皇后扶起公主，並替她拭淚。

皇　后　（接唱）慢慢說来莫哭啼！

公　主　父王、母后！（哭头）爹娘啊！（唱二六）

未开言不由我泪如雨，

父王母后听仔細：

汾阳王今日寿誕日，

駙馬他酒醉把儿欺！（行弦。）

唐　皇　駙馬从来是不会飲酒的呀！

皇　后　是呀，我也知道駙馬不会吃酒，这酒醉二字，从何而起？

公　主　駙馬本来不会飲酒，自从招亲以来，今日一杯，明日一盞，他、他就大大的吃起酒来了。（哭。）

唐　皇　吃酒不吃酒，他敢把皇儿你怎样啊？

公　主　父王、母后哇！（接唱二六）

他吃酒，我受气，

平白无故把人欺。

唐　皇　到底为了何事呀？

公　主　（接唱流水）

今日里駙馬去拜寿，

他叫我与他同去行禮！（行弦。）

唐　皇　是呀，今日是你公婆双寿，我也曾命东宫太子前去拜寿，想必你是与駙馬同去的了。

公　主　儿我……

唐　皇
皇　后　你怎么样啊？

公　主　我，我在宮中……

皇　后　作什么？

公　主　我与侍儿們玩耍去了。

皇　后　如此說来儿未去拜寿？

公　主　（忸怩地）儿未去拜寿。

唐　皇　哎，你公婆寿誕之日，竟然不去拜寿，堂堂皇家之女，怎么連礼仪都不曉得了！

皇　后　是啊，皇家之女，当眞連礼仪也不曉得了！

唐　皇　梓童，这样不懂事的孩子，我們不要理她！

皇　后　好，不要理她！

公　主　父王、母后哇！（唱流水）

非是孩儿不懂礼，

帝王家講的是君臣仪，

自从盘古开天地，

君拜臣来无此理！

唐　皇　（接唱）

皇儿說話无道理，

且听父王教导你，

論国法你是帝王女，

論家法你是他家媳，

为子媳理应去拜寿——（行弦。）

公　主　拜不得！

皇　后　拜得的！

唐　皇　（接唱）

不去拜寿失礼仪。（行弦。）

公　主　拜不得！

唐　皇　拜得的！

公　主　拜不得，拜不得！

唐　皇　怎么还說拜不得！好，那旁有你母后，你对她言講；父王我不爱听你的話呀！

公　主　母后說这个寿拜得拜不得？

皇　后　儿呀，拜得的。

公　主　拜不得么！

皇　后　怎么拜不得？

公　主　母后你想啊，我家是君，郭家是臣，这个寿岂不是拜不得的。

皇　后　論起国法，自然如此；若論家法，人家是你的公婆，你是人家的儿媳，这个寿就理当要拜！

公　主　哎，拜不得。

皇　后　嗯，拜得的。

公　主　拜不得呀……（撒嬌地哭。）

皇　后　哎，不要哭，不要哭，你說拜不得就算拜不得。

公　主　旣是拜不得，母后，你对父王去說！

皇　后　你自己去講。

公　主　不，你与孩儿去講，你去講啊！（哭。）

皇　后　好了，不要啼哭，待我与你去講！——万岁，你就說“拜不得”，哄得皇儿不哭，也好往下問啊！

唐　皇　怎么，孤王說上一个“拜不得”，皇儿她就不哭了！

皇　后　是啊！

唐　皇　如此就算——“拜不得”，“拜不得”，你可

不要哭了！

公　主　（破涕为笑）母后，我說拜不得，就拜不得吧！

唐　皇　往下講来！

公　主　（唱流水）

郭駙馬出狂言令人可气，
胆敢把父王的江山提；
他言說若不是他父子功高蓋世保社稷，
父王你哪得做皇帝！

唐　皇　（聞言不快）好一个小郭暧呀！你們夫妻爭吵倒也罷了，为何提起孤王的江山来了！好无道理！

皇　后　（恐唐皇認眞，乘机解劝）万岁，当年郭皇兄收复两京卸甲封王之时，先皇也曾說过："大唐江山，由卿再造"，看起来这大唐的江山，乃是郭家掙来的，先皇这样言講，与駙馬什么相干哪！

唐　皇　（釋然）不錯哇，这大唐江山，本来是他郭家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掙来的呀！

公　主　父王，是先皇留下的。

唐　皇　是郭家掙来的。

公　主　父王，是留下的么……！

唐　皇　掙来的！

公　主　留下的，留下的……

唐　皇　你还要說是留下的，好好好，那旁对你母后去說；父王我是不耐煩了。下站，这还了得！

公　主　母后，这大唐的江山分明是先皇留下的，都是

你說是郭家挣来的。

皇　后　本来是郭家挣来的。

公　主　是留下的，是留下的么……（欲哭。）

皇　后　好好好，是留下的。莫要啼哭，那厢对你父王去說吧！

公　主　你与孩儿去說吧……（欲哭。）

皇　后　真正把你惯坏了！——万岁，这大唐江山你就說上一声“是先皇留下的”，皇儿她就不哭了。

唐　皇　还要我說？

皇　后　說一声吧！

唐　皇　好，大唐万世基业，乃是先皇爷留下的！你可不要哭了。

公　主　本来是留下的。

唐　皇　往下講来！

公　主　（天真地轉身一笑，忽然想起挨打的事，又委屈地哭了）父王、母后哇！

唐　皇　怎么又哭起来了！

公　主　（唱南梆子）

为此事儿与他爭吵几句，

他将儿……

唐　皇　他将你怎么样啊？

公　主　（接唱）他将儿……

皇　后　到底将你怎么样啊？

公　主　（哭头）啊……爹爹，儿的娘啊……（接唱）

他将儿拳打足又踢。

唐　皇　（有些气惱）啊，小小郭曖，竟敢打起孤王的皇儿来了！

公　主　（接唱）

小郭曖哪管我是帝王之女，

打得我遍体鱗伤鲜血淋漓！

唐　皇　呶！郭曖竟然这样蛮横无礼。——梓童，你且向前驗看驗看，打的是青伤还是紅伤。驗明之后也好将郭曖治罪，与皇儿她出气！

皇　后　是啊，駙馬竟敢打起皇儿来了，这还了得。——皇儿，你的伤痕在哪里？为娘看上一看！

公　主　駙馬当眞打了孩儿了，母后还看的什么伤痕？

皇　后　有了伤痕，你父王也好与你出气呀！

公　主　母后不必看了。

皇　后　一定要看。

公　主　怎么，一定要看，母后这里来！（拉皇后耳語）就算是有伤痕。

皇　后　噢！原来无有伤痕！

公　主　有伤痕，有伤啊！

皇　后　万岁，皇儿說駙馬当眞打了她了！

唐　皇　哦！

皇　后　駙馬将你我的女儿打得渾身上下，上下渾身……

唐　皇　是青伤还是紅伤？

皇　后　哪个有伤，我却不曾看見！

唐　皇　怎么，无有伤痕？

皇　后　嗯，一点伤痕也无有哇！

公　主　孩儿虽然无有伤痕，駙馬他当眞的打了孩儿了哇！（欲哭。）

唐　皇　哈哈，夫妻吵鬧乃是常事，你不該进得宮来，滿口謊言，搬弄是非，眞眞該打！

公　主　（哭）喂呀……

唐　皇　梓童，都是你把她慣坏了！

皇　后　怎么說是我把她慣坏了！你倒推得干凈！

唐　皇　难道还是孤王把她寵得这个样儿？你我坐下，不要理她！

公　主　（大哭）父王、母后哇……（唱西皮摇板）

帝王之女被人欺，
二爹娘看着孩儿受委屈，
求父王一定要与儿出气，
你若是不降罪儿我不依！

唐　皇　不要囉嗦，为父不听你的謊言！

公　主　爹爹，爹爹呀！（唱流水）

那郭暧非但来欺我，
他口口声声把父王欺，
藐視君王如叛逆，
許多的話儿我不好提，
欽賜的紅灯他打碎……

唐　皇　哦，欽賜的紅灯被他打碎了么？

公　主　是啊！父王不信一問內侍便知明白！

皇　后　儿呀，不要信口乱道！

公　主　还說我胡言乱道，眞眞的屈死人了哇。

唐　皇　（接唱）

小郭曖他竟敢胆大妄为！

（有些不悅）想这宮門紅灯，乃是先皇留下的祖制，果眞被他打碎，那还了得！哼！郭曖这个小奴才，倚仗郭家的些許功劳，竟然欺压到孤王的头上来了。

皇　后　万岁，郭曖年幼无知，一时莽撞，打碎紅灯也是有的。少时喚他进宮，教訓几句也就是了！

唐　皇　嗯！

公　主　父王，郭曖犯下这等大罪，岂能任他胡为，还是将他治罪，与孩儿出气的好！

皇　后　（連忙止住）傻孩子呀，你看你家父王正在不悅，休再多言！

唐　皇　（有所醒悟，故意威吓地）是呀，难道孤王就管他郭家不得，我是定要将郭曖重重治罪！

皇　后　万岁，郭家之事关系甚大，不可听信女儿一面之辞！

唐　皇　你住了吧！小小郭曖，竟敢口出狂言。毆打皇儿，如今又將先皇留下的紅灯打碎，这等无法无天，哪里容得，我是定要将他問斬，以正国法！

皇　后　（发觉唐皇是假意威吓，方才放心）儿呀，你父王动了眞气，我看你怎生得了！（摆脫了公主的糾纏，坐在一旁。）

公　主　呀！（暗自憂急，唱西皮搖板）

一見父王动了气，

若眞是斬了郭曖我心內实实舍不的，

事到如今无主意——

莫奈何只得去拉母后衣！（拉皇后衣襟，請为求情。）

皇　后　万岁！（唱流水）

劝万岁休要动眞气，

駙馬年幼太无知，

怒打紅灯虽有罪，

还看在白发蒼蒼忠心为国的郭子仪，

皇儿已然回心轉意，

你看她在那旁，害怕担惊暗自着急，怕的是斬了她的小女婿，

倒不如明日早朝上殿去，

将駙馬的官职……

唐　皇　将他的官职革了！

皇　后　（接唱）

还要加昇三級！

唐　皇　（唱流水）

梓童說話无道理，

只知道庇护你爱婿，

小郭曖打皇儿出言无理，

他还敢打碎紅灯把孤王欺，

越思越想越有气！

罢！（假装大怒）

明日早朝我要杀郭曖！斬郭曖！……

皇　后　万岁，使不得！

唐　皇　（接唱）

看誰敢不依！

公　主　喂呀，父王啊！（唱西皮搖板）

父王息怒暫忍气，

唐　皇　为父替你斬了郭曖，与你出气，你还有什么話講？

公　主　父王啊！（接唱）

你要斬駙馬，儿想了一想也是使不的！

（轉流水）

念駙馬酒醉生了气，

夫妻們在一处打打鬧鬧爭爭吵吵不足为奇，

女儿我年幼孩子气，

說話不知高与低。

駙馬他赤胆忠心保社稷，

郭家的功劳数第一，

莫要說駙馬說了儿儿句，

縱然是打儿儿下还要念在我們是夫妻。

自从盘古开天地，

哪有个岳父斬女婿，

望父王随从母后意，

把駙馬的官职，还要加三級！

皇　后　万岁，皇儿已然不生气了，此事就算了吧！

唐　皇　哼，她不生气了，孤王我还有一肚子的气呢！

公　主　父王啊！（唱西皮搖板）

这件事皆由我身上所起，

儿講情父王你为什么不依？

倘若是眞的斬了郭駙馬，

留下了孩儿的終身……

唐　皇　儿的終身，有你母后作伴，何必多虑！

公　主　（接唱）孩儿的終身无依无靠，怕只怕少年寡居！

唐　皇　唔！（唱西皮搖板）

孤斬郭曖是假意，

她母女一旁着了急，

佯装不睬忙回寢宮去——（举步欲走。）

皇　后　万岁哪里去呀？

唐　皇　不必追問哪！

皇　后　駙馬之事呢？

唐　皇　你眞是老糊涂哇！（接唱）

我看你年紀老来眞眞的痴迷！（下。）

皇　后　（領悟）哦！（唱西皮搖板）

万岁的言語我解意——

公　主　（还在惶急）母后，父王他往哪里去？

皇　后　这个……我也不曉得呀。

公　主　駙馬之事呢？

皇　后　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

公　主　（哭）喂呀……（接唱）

他要斬駙馬我不依！

（哭）母后哇！

〔皇后暗笑，挽公主同下。

## 第　四　場

〔上朝途中。

郭子仪　（內唱西皮倒板）

小奴才无知把禍闖！

〔四校尉、中軍綁郭暧上，郭子仪上。

郭子仪　奴才！（唱西皮原板）

怕只怕連累了郭家滿門遭禍殃，

虽說是唐天子皇恩浩蕩，

怎能容小奴才把公主来伤。

只顧你逞剛强全不思想，

滔天禍事为父怎样承当！

郭　暧　（接唱）

帝王女也应該有尊卑长上，

她竟敢不拜寿于礼不当。（行弦。）

郭子仪　公主乃是金枝玉葉，自古君拜臣来，断无此理！

郭　暧　爹爹！（唱西皮快板）

說什么金枝玉葉帝王女，

又何必与我配夫妻！

儿本是英雄将頂天立地，

怎能容她逞雌威！

郭子仪　奴才！（唱西皮摇板）

帝王之女下嫁你，

难道說还不称我儿的心意？

郭　暧　（唱快板）

儿情願娶个庶民女，

絕不容帝王之女把我欺，

为什么每晚紅灯高掛起，

方准孩儿进宮去？

見她先行君臣礼，

夫妻話儿然后提？

大丈夫实难忍这般悶气，

縱然是千刀万剐我头也不低！

郭子仪　（接唱）

小奴才講話无道理，

不知輕重与高低，

你可知公主不比庶民女，

怒惱了皇家追悔不及！

郭　暧　儿不怕死！

郭子仪　怎么儿不怕死？你来看——（唱西皮摇板）

为父我数十年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在疆場
里，
才挣得汾阳王寿享清吉；
常言道伴君王如伴虎难保朝夕
儿不念为父我年迈蒼蒼白了鬚——
（哭头）郭曖，我那不知事的儿呀！（接唱）
无奈何綁子上殿去。
〔众綁郭曖下。
郭子仪 （接唱）
实难料此一去是凶是吉！（叹息下。）

## 第 五 場

〔金殿。众太监执仪仗引唐皇上。
唐 皇 （唱西皮原板）
唐室連年刀兵起，
多亏了汾阳郭子仪，
东征西战把狼烟息，
卸甲封王酬功績；
駙馬郭曖本无理，
为皇兄我不降罪还要加他官級，
內侍擺駕上丹墀，
景阳鐘三响文武聚齐。
太 监 （上）启奏万岁，汾阳王綁子上殿！

唐　皇　（一笑）他倒先来了。替孤传旨：宣汾阳王上殿。

太　监　領旨。——万岁有旨，宣汾阳王上殿哪！

郭子仪　（內）領旨！

〔四校尉、中軍綁郭曖上，郭子仪上。

郭子仪　（唱流水）

忽听万岁宣子仪，

胆战心惊上丹墀，

逆子不听父言語，

惊动皇家惹事非，

我郭家虽然有汗馬功績，

只恐怕龙顏一怒化灰泥！

奴才，为父有句言語嘱咐于你！（接唱搖板）

倘若万岁問起了你，

你就說酒醉失仪乱胡为。

来来来随为父上殿去——

〔中軍、校尉下。

郭子仪　（怒視郭曖）跪下！（接唱）

老臣待罪跪丹墀。

老臣郭子仪見駕，死罪呀死罪！

唐　皇　（唱西皮搖板）

一見子仪跪在地，（下位扶起郭子仪，接唱二六）

皇兒平身莫屈膝。

从今后你免行跪拜禮，

只为你年迈蒼蒼忠心耿耿扶社稷。
論国法孤是君臣是你，
論家法孤与你儿女亲戚。
內侍看过金角椅！

太　监　遵旨。

郭　暧　（大喊）寃枉！

唐　皇　（接唱）
殿角下綁何人奏与王知。

郭子仪　（唱西皮搖板）
臣綁的是不忠不孝郭暧子。

唐　皇　为着何来？

郭子仪　（接唱）
只为他酒醉无端打金枝。

唐　皇　儿女之事何必管他。

郭子仪　（接唱）
他胡言乱語多放肆，

唐　皇　想是他酒后失言！

郭子仪　（接唱）
打碎紅灯把君欺。

唐　皇　念他年幼无知。

郭子仪　（接唱）
万岁传旨将他斬——

唐　皇　且慢！（接唱搖板）
哪个敢斬孤王的爱婿。

快快与駙馬松綁！

〔太监与郭曖松綁。郭曖向前跪拜，唐皇扶起。郭子仪窃喜。

唐　皇　（接唱）

走向前来忙攙起，

孤王有話对你提。

夫妻們爭吵寻常事，

你不該把孤的江山提，

念你年輕我不降罪，

郭子仪　快快拜謝龙恩。

〔郭曖跪拜。

唐　皇　（接唱）

还要加昇三級换朝衣！

〔嗩吶牌子。郭曖叩謝下。唐王、郭子仪入座。

郭子仪　万岁不降郭曖之罪，已沐天恩，不宜再加昇賞；万岁如此寬恩，老臣惶恐！

唐　皇　有道是："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少年夫妻爭吵之事何必介意。皇兄啊！（唱搖板）

淸官难断家务事，

夫妻們吵鬧是常有的，

只要儿女識大体，

何必为他們費心机！

〔郭曖冠戴上殿。

郭　曖　（唱西皮搖板）

欽賜朝衣冠戴起，
不料想将官职加三級，
我不管公主她生气不生气，
乘此时求万岁免去旧日的亂仪！

儿臣謝恩！

唐　皇　平身！

郭　曖　万万岁！

唐　皇　駙馬到底为了何事与皇儿爭吵起来？

郭　曖　万岁容奏！只因儿臣父母七十双寿，众家哥嫂一个个成双作对拜寿堂前，只有公主不来，儿臣独自行礼，我想这岂是子媳之道，为此羞惱回宮，与公主爭吵起来！

郭子仪　吱，公主乃是金枝玉葉，哪有向我臣門拜寿之理！

郭　曖　东宮太子为何前来拜寿？

郭子仪　他是奉了万岁的旨意。

郭　曖　公主不去拜寿，难道也是奉了万岁的旨意不成？

郭子仪　此乃先皇法制，奴才你連这君臣大亂也敢不遵么？

郭　曖　孩儿不敢。只是儿臣自与公主婚配，宮門悬掛紅灯方准进宮，进宮之后，先行君臣大亂，然后才講夫妻之情，这等亂仪儿臣实实难以忍受。

郭子仪　奴才大胆！

唐　皇　皇兄不必如此，駙馬說得有理。孤王传旨从今以

后，就将宫門紅灯与夫妻之間君臣大礼一概免去！

郭子仪　免不得！

唐　皇　免了吧！

郭　曖　謝万岁！

郭子仪　万岁如此寬恩，奴才出言无状，待老臣下殿訓教他几句。以免辜負皇恩！

唐　皇　如此皇兄暫且回府，少时孤命公主前去賠礼。

郭子仪　老臣不敢。

唐　皇　（唱西皮搖板）

命郭曖攙皇兄送下殿去，

少时你进宮来朕有話提！

郭子仪　謝万岁！（唱西皮搖板）

叩謝皇恩下殿去，（施礼下殿。）

〔唐皇、太监下。中軍、校尉上。

郭子仪　儿啊！（接唱）

前后的事儿要三思，

万岁虽然将儿赦，

要知道天威莫測非儿戏。

从今要把性情改，

切不可再生閒事非！

郭　曖　（接唱）

父王言語儿謹記，

願作和睦好夫妻，

公主再若来欺我，

儿也不容她半毫厘！

郭子仪　唔，还敢这样不知輕重好歹！

太　监　（上）万岁有旨，宣駙馬进宫哪！

郭子仪　儿啊，快快进宫去吧！

〔郭暧随太监下。

郭子仪　不懂事的冤家，真真的僥倖哪！（唱西皮搖板）

这場风波非儿戏，

不想逢凶又化吉，

且喜得滿天云霧尽散去，

为蠢子叫老夫担了忧急！

〔校尉、中軍引郭子仪下。

## 第　六　場

〔内宫。樂声中內喊"万岁回宫啦！"唐皇拉郭暧、皇后挽公主兩边分上。

唐　皇　（唱西皮散板）

手拉駙馬回宮院，

皇　后　（同唱）

手拉皇儿来接駕。

万岁！

唐　皇　梓童！

〔公主与郭暧相見，互相避开。

唐　皇　駙馬、皇儿！（唱流水）

劝駙馬你要把怒气息。
在金殿講的是一篇大理，
回宮来还有言語对儿提。
公主她不拜寿虽然失礼，
你不該拳打足又踢；
醉后胡言又乱語，
打碎紅灯把孤欺，
別家臣犯下这样罪，
你想一想孤王該怎的。
这一回恕过你，
下次不可乱胡为。
来来来你二人見个和睦礼！

〔唐皇、皇后拉二人見礼。

皇　后　（接唱）

我二人来和解这一对淘气的夫妻。

万岁，你劝駙馬！

唐　皇　你劝皇儿！

皇　后
唐　皇　儿啊，你們少年夫妻，爭吵几句，算不了什么。

来来来見上一个和睦礼，也就好了。

郭　曖
公　主　我不去！

唐　皇
皇　后　来吧！

公　主　哪个与他見礼！

〔唐皇、皇后强拉二人相見。

公　主　呸！

郭　曖　哼！

唐　皇　（向公主）嗄！（唱西皮搖板）

　　　　　　皇家之女不爭气，

　　　　　　当面还敢把駙馬欺，

　　　　　　再若不听父言語，

　　　　　　永不許进宮断情誼。

　　再若不听为父教訓，这宮院就不准你来了！

公　主　如此我就走。

唐　皇　哪里去？

公　主　回我的駙馬宮去！

唐　皇　駙馬宮也不要你。

公　主　那我就仍在宮中。

唐　皇　这等倔强，父王我就要打了！

公　主　怎么他在宮院未曾打够，父王你还要打，你打，你打。喂呀……（哭。）

皇　后　万岁，皇儿大了，打不得了。

唐　皇　咳，看你把她慣得这个样儿！

皇　后　也不是我一人慣的喲！

唐　皇　（唱西皮搖板）

　　　　　　回头叫声郭曖婿，

　　　　　　上前劝慰你的妻，

　　　　　　从今后孤王我准你把宮門的紅灯免了去。

郭　曖　多謝父皇。

公　主　（拉过唐皇）父王，你将什么免了？

唐　皇　宫門的紅灯免了。

公　主　这宫門紅灯乃是先皇爷留下来的，免不得。

郭　曖　父皇早已降旨免了去了。

公　主　免不得。

郭　曖　免得的。

唐　皇　唉，孤王說免了就免了。

郭　曖　（得意地）父皇早已降旨免了去了！

公　主　呸！

唐　皇　（接唱）

也免去駙馬見公主的君臣礼仪。

郭　曖　多謝父王！（急忙行礼，但公主早已把唐皇扯到一边。）

公　主　父王，这君臣大礼万万免不得的！

唐　皇　为何免不得？

公　主　那是孩儿的虎威，留了下来，孩儿我还要威风威风哩！

唐　皇　你的威风还小么？

郭　曖　是啊。

公　主　哪个要你多口！

唐　皇　看哪，說話之間你的威风就来了，你們这君臣大礼还是免了的好！

公　主　留下的好！

唐　皇　莫要囉嗦，一概免了！

郭　暧　你看如何？

公　主　哼！

唐　皇　（唱西皮搖板）

　　　　夫妻間免去君臣礼，

　　　　再不要駙馬把头低，

　　　　若是皇儿得罪你——

郭　暧　怎么样啊？

唐　皇　（接唱）

　　　　拳打足踢不怪你。

（郭暧举拳向公主示威，公主哭。

唐　皇　哎！（接唱）

　　　　当眞打她我也不依！

皇　后　（唱二六）

　　　　少年夫妻多任性，

　　　　为父母爱女儿也疼女婿。

　　　　你的父功高居王位，

　　　　汗馬功劳万岁他尽知，

　　　　父王他見你聰明心欢喜，

　　　　才把公主許配你为妻。

　　　　公主她自幼儿娇生慣养在深宮里，

　　　　我二老說她几句她还不依。

　　　　这一回不拜寿是她无理，

　　　　你不該拳打又足踢。

　　　　你欺她来她压你，

誰也不肯把头低，

从今后你讓她、她讓你，有事多商議，

作一对亲亲热热和和气气白头到老的好夫

妻，（轉流水）

那一旁再劝我的女，

为娘的言語听仔細：

你虽是帝王女，

嫁到郭家是儿媳，

倘若是你父王寿誕之日，

駙馬不来你依不依？

想想别人想自己，

撒嬌使气太痴迷，

小夫妻彼此忍讓多和美。

你不該閒言碎語进得宮来搬是非，

来来来与他見过和睦礼，

免得爹娘費心机！

唐　皇　好，快叫他們見个和睦礼吧！（拉二入見礼）叫声駙馬！

皇　后　叫声公主！

郭　曖<br>公　主　叫不来的！

唐　皇<br>皇　后　快快叫哇！叫哇！

公　主　（勉强地）駙馬！

郭　曖　（勉强地）公主！

唐　皇
皇　后　还要叫得亲一些。

郭　曖　叫过了就算了。

公　主　不要叫了。

皇　后　再叫一声吧！

郭　曖　公主！

公　主　駙馬！（含羞一笑。）

唐　皇
皇　后　哈哈……

唐　皇　駙馬，命你陪伴公主去往汾阳王府賠禮。

郭　曖　多謝万岁。

唐　皇　（向皇后）你講了半日，还不歇息歇息去。

〔唐王与皇后相視一笑，同下。

郭　曖　哈哈！你在父皇面前奏得好大的本章啊！

公　主　你在宮中打得我好大的巴掌啊！

郭　曖　难道我就打你不得！

公　主　难道我就奏你不得！

郭　曖　随我回去。

公　主　我不去。

郭　曖　不去我还要……（举拳。）

公　主　你敢！

郭　曖　我怎捨得打你喲！

〔尾声，二人相視而笑，挽手同下。

——剧終

# 牧　虎　关

# 前　記

《牧虎关》又名《黑风帕》是一出以淨角为主的、别具风格的小喜剧。

剧情是：天波府楊家部将高旺，因奸臣专权，遭贬至雅志府为民，一家失散。后来天堂六国侵宋，佘太君命楊八妹扮男装往請高旺出山。高避而不見，后被八妹識破，只得改扮馬夫同往。行至牧虎关，守将张保出战，敗下陣来；张妻出战，又遭高旺嘲弄，并破了她的黑风法术。张母聞报登城，才知是自己丈夫到来，于是迎請八妹进关，一家亦得团圓。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演員赵炳啸根据金少山演出本校訂的。

## 剧中人物

高　旺（净）　　楊八妹（旦）　　高　来（丑）
張　保（小生）　張保妻（旦）　　張蘭英（老旦）
四番兵

〔高旺上。

**高　旺**　（念引）扶保皇家，倒作了野草閑花。

（念詩）二十年前掛鉄衣，曾与宋主扶社稷。

一心要学姜呂望，渭水河边把釣垂。

老夫姓高名旺，字道騰。昔年宋室为臣。只因朝中奸多忠少，昏王听信讒言，将我謫貶雅志府为民，自到雅志以来，倒也逍遙自在。今日閑暇无事，不免庄前庄后游玩一番便了。（唱西皮原板）

忆昔当年保宋君，
东西征南北剿立下功勛。
恨宋王听信讒臣本，
謫貶在雅志府身为庶民。
閑来无事观山景，
悶来时到庄后游玩散心。
出庄来偶遇見怪风一陣——

〔风旗、楊八妹上，过場下。

高　旺　啊！（接唱）

讓风头抓风尾細算分明。

且住！出得庄来，偶遇怪风一陣，是俺讓过风头，抓住风尾，待我袖占一課。——嗚呼呀！原来是天堂潞州，反了覚通和尚，宋王天子命楊賢妹前来搬兵。想老夫当年发下宏誓大願，永不与宋王出力报效。这便怎么处？有了，府下有一高来，生得聪明伶俐，不免喚他出来，想个不发兵之計。——高来，高来哪里！

高　来　（內）啊哈！（上，念）

忽听叫高来，眉毛往前栽。

高来是我，我是高来。

爷爷在上，高来丢揖。

高　旺　何謂丢揖？

高　来　我給別人作揖，別人还我一揖，那叫作揖；我給您作揖，好有一比………

高　旺　比作何来？

高　来　长蛇吃扁担。

高　旺　此話怎講？

高　来　直棍一条。岂不是丢揖嗎？

高　旺　不好，还是作揖。

高　来　作揖就作揖。叫我出来，什么事？

高　旺　适才你爷爷出庄游玩，只見怪风一陣，讓过风头，抓住风尾，袖占一課，原来是你楊姑母前来搬

兵。喚你出来，想一个不发兵之計。

高　来　記（計）倒沒有，屁股上有一个瘊子。

高　旺　呃！計策之計。

高　来　待我想来。——有了！

高　旺　有何妙計？

高　来　您瞧，我又忘啦。

高　旺　再去想来。

高　来　有主意了。

高　旺　有何妙計？

高　来　您剃得光光头，抬上一簍油，拉过一头牛，您把您的头往油簍里一沾，望牛后头一鉆。这还有个名堂。

高　旺　这叫什么名堂？

高　来　这叫鉆头不顧尾。

高　旺　不好。

高　来　不好？我沒主意啦。

高　旺　爷爷倒有一計在此。

高　来　有何妙計？

高　旺　少时你楊姑母到此，就說你爷爷不在家中，赴牛羊大会去了。

高　来　什么时候去的？

高　旺　說去就去。

高　来　什么时候回来？

高　旺　說回来就回来。

高　来　您在哪儿藏着呀？

高　旺　書房里面藏躲。

高　来　知道了。

高　旺　我今吩咐你，

高　来　怎敢稍延迟。

〔高旺下。高来睡。楊八妹上。

楊八妹　（唱西皮搖板）

天波府奉了太君命，

来到雅志搬救兵。

来此已是。看那旁好象高来。——啊，高来，高来！（推高来）——睡着了。待我騙他一騙。这地下二百銅錢，是哪一个的？

高　来　是我的，是我的！

楊八妹　看劍！

高　来　哎呀，楊姑母。

楊八妹　你家爷爷可在府中？

高　来　不在府中。

楊八妹　哪里去了？

高　来　赴牛羊大会去了。

楊八妹　几时去的？

高　来　說去就去。

楊八妹　几时回来？

高　来　說来就来。

楊八妹　哎呀且住。看高来說話，顛三倒四，待我吓他

一吓。——高来，我与你带来了一双紅繡花鞋。

高　来　在哪儿？

楊八妹　馬鞍韂下。

高　来　待我拿去。

楊八妹　看劍！

高　来　楊姑母饒命！

楊八妹　你爷爷到底哪里去了？

高　来　待我来告訴你：适才我爷爷出庄游玩，只見怪风一陣，讓过风头，抓住风尾，袖占一課，原来是楊姑母您前来搬兵，他在書房里头藏躲，不見您。

楊八妹　叫他出来。

高　来　他知道您是搬兵来的，他不出来。

楊八妹　你代我想个計策。

高　来　大家想来。——有了主意啦。

楊八妹　你有什么妙計？

高　来　我当看麦子的，您当放羊的。您的羊吃了我的麦子，我叫您轟开，您不轟开，我就罵您，您就打我。我爷爷护犢子，一听見打我，他就跑出来啦。

楊八妹　好。我們来試演試演。

高　来　哇！誰家的羊，吃了我的麦子了？

楊八妹　是我家的羊。

高　来　你与我轟开！

楊八妹　我不轟开。

高　来　我就要罵。

楊八妹　我就要打！

高　来　（假哭）哎！哎！哎！

高　旺　（內）誰打我的高来？（上）誰打我的高来？

楊八妹　啊，兄长！

高　旺　（閃躲不及）啊啊，賢妹。

〔同进門，坐下。

高　旺　高来！楊姑母到此，为何不来通报？

高　来　您不是不許我通报嗎？

高　旺　（怒目拂袖）呃！

〔高来下。

高　旺　賢妹不在天波楊府侍奉太君，到此做甚？

楊八妹　只因天堂潞州反了个觉通和尚，小妹奉了太君之命，特請兄长发兵相助。

高　旺　兄有一言，賢妹听了！（唱西皮搖板）

兄妹打坐雅志厅，

高　来　（上）报！

高　旺　报什么？

高　来　您的大鋼鞭，在那兵器架上乱迸乱跳。

高　旺　多加繩索。

高　来　連我褲腰带都系上去啦，还不行！

高　旺　却是为何？

高　来　小子我倒明白了！

高　旺　明白何来？

高　来　他要到两軍陣前，打几員上将。

高　旺　呃！

〔高来下。

高　旺　（接唱）

细听愚兄說分明。

高　来　（上）报！

高　旺　又报什么？

高　来　您那匹烏騅馬在那槽头儿上乱跳乱叫。

高　旺　多加草料。

高　来　連我的枕头都拆了給他吃啦，还不行。

高　旺　却是为何？

高　来　小子我又明白了。

高　旺　明白何来？

高　来　他要到两軍陣前喝点儿敌軍的人血！

高　旺　呃！

〔高来下。

高　旺　（接唱）

为江山跑坏了我的烏騅馬，

高　来　（上，哭）哎！哎！哎……

高　旺　高来，为何发笑？

高　来　我这儿哭哪！

高　旺　因何啼哭？

高　来　这件事情可大喽。

高　旺　什么大事？对爷爷說来！

高　来　丫头扫地我籠火，她放了一个屁，她賴我。

高　旺　那是一桩小事。

高　来　小事？楊姑母搬兵乃是大事，您怎么不去呀？

高　旺　放屁！

高　来　不臭。

高　旺　下去，

高　来　水凉。

高　旺　打咀！

高　来　鮎魚！

高　旺　呸，滚下去！

高　来　得令！（下。）

高　旺　（接唱原板）

三九天穿鎧甲亚賽过寒冰。
曾記得你国上我国为下，
两国不和常动刀兵。
头一陣遇見了王淮女，
她的武艺不算能。
第二陣遇見了楊賢妹，
賢妹的花枪果然能。
我爱賢妹花枪好，（轉快板）
你爱愚兄黑风精，
花枪好，黑风精，二人結拜进宋营，
宋王一見龙心喜，
封我后軍督府在朝廷。
到后来听信了讒臣的本，

将愚兄貶至在这雅志厅。

天堂滁州賊造反，

要想发兵万不能。

楊八妹 （唱搖板）

兄长不发人和馬，

不如拔劍丧殘生。

高　旺 賢妹做事无来由，不該拔劍自刎头。

楊八妹 兄长不肯发人馬，小妹只得自刎头。

高　旺 賢妹不必如此，愚兄发兵就是。只是前面有一收虎关，十分难过，必須想一計策才好。

楊八妹 大家想来。

高　旺 愚兄倒有一計在此。

楊八妹 有何妙計？

高　旺 賢妹扮作押表的官长，愚兄扮作馬夫模样，混过此关，再作道理。

楊八妹 正是：二人定計二人知，

高　旺 千万莫漏这消息。

〔楊八妹下。

高　旺 高来，与你爷爷备馬。（下。）

高来上，洗馬，备馬，身段。

高　来 有請楊姑母！

〔楊八妹上，上馬，下。

高　来 有請爷爷！

高　旺 （改装上，上馬）高来！你爷爷此去，将家中之

事，付与你一人掌管。你爷爷得胜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的婆娘。哈哈，哈哈，啊哈哈……（下。）

高　来　你看我爷爷，人高馬大，好象半截黑塔似的，叫道：高来，你爷爷此去，将家中之事，付与你一人掌管，你爷爷得胜回来，与你带一个花丢丢的婆娘。哈哈，哈哈，啊哈哈……正是：閉門家中坐，淨等媳妇哥！（下。）

## 第　二　場

〔四番兵引張保上。

張　保　（念）少年英雄将，威名鎮四方。

俺，張保。奉了母亲之命，把守关口。番儿带路上关！（唱西皮搖板）

番儿带路把关上，

有人过关問端詳。

〔楊八妹、高旺同上。

楊八妹　（唱西皮搖板）

雅志府搬来了泰山一座，

高　旺　（接唱）

雄糾糾气昂昂亚似閻罗。

賢妹，来此已是牧虎关，賢妹拉馬松林等候，待愚兄向前叫关。

楊八妹　須要小心。（下。）

高　旺　大家小心。——呔，开关！

張　保　哪道而来？

高　旺　来道而来。

張　保　哪道而去？

高　旺　去道而去。

張　保　姓什名誰？

高　旺　姓馬名夫字鋼鞭，人称甩手甩手。

張　保　松林里面穿紅袍的官儿，他是何人？

高　旺　押表的官长。

張　保　为何不近前答話？

高　旺　要俺馬夫何用！

張　保　如此說来，你能言？

高　旺　俺能言。

张　保　会語？

高　旺　道得几句。

張　保　身揹何物？

高　旺　太平表章。

张　保　呈上来駙馬爷观看。

高　旺　娃娃，我国狼主，不会写字，写出字来結里結巴，疙里疙瘩，不看也罢。

張　保　我一定要看。

高　旺　你当眞要看？

張　保　当眞要看。

高　旺　果然要看？

张　保　果然要看。

高　旺　如此你就看，看，看！（唱流水）

高旺爷来在牧虎关，

遇見了娃娃把我盘。

松林內她本是楊賢妹，

娃娃当作了那押表官。

身背哪有太平表，

分明是㗭里㗭、疙里疙、㗭里㗭里、疙里疙瘩打将鞭。

不要儿看儿要看，

不要儿观儿要观。

嘩拉拉打开了咱們大家看。

娃娃！（接唱搖板）

这就是你老爷打将的鋼鞭要过关！

張　保　（唱搖板）

番儿将关忙开定，（出关）

要想过关万不能。

高　旺　（唱搖板）

劝你早早来归順，

高老爷收你做螟蛉。

张　保　看枪！

（开打，張保敗下。

高　旺　哪里走！（追下。）

# 第　三　場

〔張保上。

張　保　且住！黑汉杀法厉害，不免使起黑风，捡他便了。（唱西皮摇板）

忙将黑风来駕定，

看看黑汉哪里行！

高　旺　（上。唱摇板）

杀得娃娃影无踪。

咦！

这娃娃也会使黑风！（轉慢流水）

当年看过了黑风譜，

哪里儿就漏这么一点风！

就地画一个双十字，

将身跳在十字当中。

东南风，西北风，四面八方黑风起，

娃娃！（接唱摇板）

我是会使黑风的老先生！

〔开打，張保敗下。

高　旺　（唱摇板）

井边打水河边卖，

孔夫子面前卖的什么文？（下。）

# 第 四 場

〔張保妻上。

张保妻　(念)头打三股辮，两耳墜金环。

〔四番兵、張保上。

张　保　杀敗了！

张保妻　为何这等模样？

张　保　城下来了一个黑汉，将我杀得大敗。

张保妻　就該使起黑风，[illegible]他才是。

张　保　他的黑风，比我还高三尺。

张保妻　且至后面，待我会他。

张　保　小心了。（下。）

张保妻　番儿，带路上关！（唱西皮搖板）

番儿带路把关上，

有人过关問端詳。（上关。）

高　旺　（上。唱搖板）

杀了一个又一个，

咦！（轉慢流水）

城楼上站定小达婆。

杏黃旗，写大字，

宋君到此脫也脫不脫，

說着說着我的心头火。

哇，丫头！

快快开城咱們战几合。

张保妻　（唱搖板）

番儿将关忙开定，（下关）

要想过关万不能！

高　旺　（唱慢流水）

一見达婆出了城，

顧不得打仗我就看佳人。

抬头看，看了一个真，

嘿！这个模样儿动了我的心。

头上青絲打成了鬢，

烏云亚似墨染成，

揚州的宮粉擦滿了面，

苏州的胭脂点朱唇。

眉毛儿弯弯亚賽过嗕儿龙、嗕儿龙、嗕儿龙戏水，

张保妻　看枪！

高　旺　慢着！（接唱）

一双杏眼她就水鈴鈴。

身穿一件达婆襖，

也不长，也不短，不长不短正可她的身。

张保妻　看枪！

高　旺　慢着！（接唱）

她走道好似风摆柳．

扭扭捏，捏捏扭，扭扭捏捏，捏捏扭扭！

张保妻　看枪！

高　旺　慢着！（接唱）

手执鋼鞭朝下打，

张保妻　你倒是打呀！

高　旺　（接唱）

啊，啊，啊……

张保妻　你倒是打呀！

高　旺　（接唱）

——嗯，嗯，嗯……我捨不得打你，

（轉“迴龙腔”）我扛起来罢！

张保妻　看枪！

高　旺　慢着！（接唱摇板）

打在了你身我心疼。

哇！丫头！

你若快快来归顺，

老爷收你做个二夫人。

〔开打，張保妻敗下。

高　旺　哪里走！（追下。）

## 第　五　場

〔張保妻上。

张保妻　（上）且住！黑汉杀法厉害，不免使起黑风捡

他便了。（唱西皮摇板）

忙将黑风来駕定，

〔四番兵、高旺上。

高　旺　哎呀賢妹呀！今日也搬兵，明日也搬兵，搬来搬去，将愚兄搬到枉死城中来了。番邦女子多奸多詐，听她講些什么？

张保妻　番儿們可認識此陣？

四番兵　不認識此陣。

张保妻　你且听了：（念）

嗽嗽嗽，喳喳喳，师傅教我道法佳。

不怕刀枪并斧砍，只怕南方丙丁发。

四番兵　可有破法？

张保妻　东南角有一个大洞，变猫变犬，方可逃生。

四番兵　倘若不变！

张保妻　一时三刻，化为膿血而亡！

高　旺　哎呀师傅啊！弟子当年发下宏誓大願，永不变猫变犬，今日不变，性命休矣！——一变两变，黃犬出現！（出黑风陣）哎呀呀，我道是銅牆鉄壁，原来是紙糊灵堂。若不将它損坏，宋兵到此，必受阻擋。（念）

奉請南方一丙丁，金盔金甲放光明。

逢山开出千条路，遇水結成一块冰。

張保妻、四番兵下。

高　旺　哪里走。（追下。）

# 第 六 場

〔張蘭英上。

张兰英　（念）丈夫去求官，不見轉回还。

〔四番兵、張保、張保妻上。

张　保<br>張保妻　参見母亲。

张兰英　你二人为何这等模样？

張　保<br>張保妻　城下来了一黑汉，将我二人杀得大敗。

张兰英　就該使起黑风搓他。

張　保<br>張保妻　他的黑风，比我二人还高三尺。

张兰英　待为娘前去会他，你二人退下。

〔張保、張保妻下。

张兰英　番儿带路上关！（唱西皮搖板）

番儿带路把关进，（上关）

看看来的是何人。

〔四番兵下。

高　旺　（上，唱搖板）

战了一合又一合，

呃！（接唱）

城楼上換了一个老达婆。

呔，开关！

张兰英　哪道而来？
高　旺　来道而来。
张兰英　哪道而去？
高　旺　去道而去。
张兰英　姓甚名誰？
高　旺　姓馬名夫字鋼鞭，綽号甩手甩手。
张兰英　莫非你姓高？
高　旺　呀！（唱流水）

达婆說話眞蹊蹺，
怎知老夫我姓高？

我越杀越高。
张兰英　有高必有旺啊！
高　旺　咦！（唱流水）

这达婆会看麻衣相，
就知老夫我叫高旺。

張兰英　夫啊！（接唱）

老爷不必心不定，
我是你妻張兰英。

高　旺　（接唱）

旣是我妻張兰英，
有何宝物做証凭？

張兰英　（接唱）

用手取出黑风帕，
老爷拿去看分明。

高　旺　（接唱）

用手接过黑风帕，

果然我妻張兰英。

夫人你把城开定——（进城，坐下）

夫妻們相逢在牧虎城。

張兰英　适在城楼，为何不将妾身認下？

高　旺　王命在身，不敢相認。

张兰英　这也难怪。

高　旺　适才头关之上有一娃娃，他是何人？

張兰英　乃是你我的儿子。

高　旺　嘔，你我夫妻有了后代了？

张兰英　正是。

高　旺　待我謝天謝地。

张兰英　当謝天地。

高　旺　好，喚他前来。

張兰英　是。——张保哪里！

張　保　（上）何事？

張兰英　你爹爹来了，上前見过。

张　保　参見爹爹。

高　旺　罢了。——他叫什么名字？

张兰英　他叫张保。

高　旺　唉！（唱流水）

夫人把話講錯了，

高旺的儿子怎么叫张保，这个名

儿起錯了！

張兰英　随他娘舅之娃。

高　旺　不好，我要与他改过。——儿啊，往上跪。

（唱搖板）

张保改名高洪保，

老道騰生下一个小道騰。

张兰英　什么老道騰生下一个小道騰？

高　旺　为丈夫会使黑风，人称老道騰；你我的儿子也会使黑风，岂不是他娘的小道騰！

張兰英　取笑了。

高　旺　儿啊，拿为父鋼鞭，去到松林，迎接楊姑母进关来。

张　保　遵命。（下。）

高　旺　夫人，适才为丈夫在二关之上，杀出一个花丢丢的小达婆，她是何人？

张兰英　她是你我儿媳。

高　旺　（一惊）是你我的什么？

張兰英　儿媳。

高　旺　你是她的什么？

张兰英　我是她的婆婆。

高　旺　为丈夫我呢？

张兰英　你是她的公公啊。

高　旺　哎呦，哎呦！好桀头的公公嘔！

张兰英　老爷为何这等模样？

高　旺　（唱流水）

夫人有所不知情，

为丈夫言来听分明：

我二人关前来会陣——

张兰英　你打了她？

高　旺　不曾。

张兰英　你罵了她？

高　旺　也不曾。

张兰英　不打不罵，你便怎样？

高　旺　哎呦，哎呦，（接唱）

哎哎哎哎喲，媽媽娘唉你好糊涂呦！

为丈夫年迈蒼蒼起了一个幼年的心。

张兰英　不知者不怪罪。待我喚她前来。

高　旺　不要喚他。

张兰英　儿媳哪里？

张保妻　（上）婆婆何事？

张兰英　你公公来了，上前見过。

张保妻　公公在哪里，公公在哪里？

高　旺　（以椅墊遮面）嗰儿！

〔張保妻下。

张　保　（內）楊姑母到！

高　旺　有請。

〔張保、楊八妹上，高旺、張蘭英迎入。

高　旺　夫人見过楊賢妹。——此乃你张氏嫂嫂。

〔張蘭英与楊八妹互相見礼。

高　旺　后堂摆宴，与賢妹接风。

〔“尾声”，同下。

——剧終

# 打 砂 鍋

# 前　記

《打砂鍋》是一出传統諷刺鬧剧。

老人吳成因为儿子吳伦忤逆不孝，便到县衙喊告。糊涂的县官給他一支“火签”，命他自己去捉拿吳伦。吳成在街上追赶儿子的时候，不料一棍誤打在砂鍋挑子上，于是又被卖砂鍋的扭上公堂，要求賠償。糊涂透頂的县官不察眞相，結果，忤逆的儿子逍遥法外，卖砂鍋的反被打死，一場官司就这样結束了。

这出戏有两个特点：一、忤逆儿子和糊涂县官例应一人扮演，由此构成許多笑料，并給观众以糊涂县官即等于忤逆儿子的联想；二、剧中有几段唱白或动作，系摘自八出昆曲，故又有“昆八出”之称（近年演出，已略有变化，詳見注釋）。

这个剧本是由中国京剧院演員賈松齡、叶德霖整理的；除个别詞句略有修改外，未作大的更动。

## 剧中人物

吳　成（生）　吳　伦（丑）　賈老西（丑）
李若水（丑）　四衙役

# 第一場

〔吳成上。

吳　成　（念）一生富貴終何用，不肖之子不如貧！
老汉吳成，不幸老妻亡故，只留一子名喚吳伦，这个奴才，不务正业，終日賭博。看看天色过午，老汉还未曾用飯呢，也不知这个奴才往哪里去了。唉！待我找邻居們打听打听。——邻居們！

內　　做什么？

吳　成　可曾看見我儿吳伦往哪里去了？

內　　不知去向！

吳　成　不知去向！我街坊們打听打听。——啊街坊們！

內　　啊！

吳　成　可曾看見我儿吳伦往哪里去了？

內　　往賭博場中去了。

吳　成　到賭博場中去了！哎呀，这个奴才他又賭博去

了，眞眞的可恶！我在此等他便了！

吳　伦　（內）啊哈！

吳　伦　（上，念“字字双”）

自幼，自幼生来性情刚，不讓，
三杯两盞醉顚狂，胡撞，
借衣借帽街上闖，去当，
回到家去打爹行，頂撞、頂撞！（念詩）
湛湛靑天任我欺，
未曾起意神不知；
为人不把老子打，
枉在世上玩“虎把喇”！①

我，吳伦。不幸母亲去世，給我留下这么一个不孝的老子，天天跟我要吃要喝的，可要到多偺是个了手？唉！眞所謂，我吳伦終年不丧父，此乃是大不幸也！

吳　成　唉！这个奴才还不回来！

吳　伦　有嘚，又等上啦啊！——老梆子，你在这儿干嘛哪？

吳　成　哎，我在此等你呀！

吳　伦　等我？

吳　成　哎！

---

① “虎把喇”，鳥名。过去北京西郊藍靛厂，曾有逆子因所養“虎把喇”被猫吃掉，遷怒而毆斃其父的故事；所以剧中抓哏，相沿不改。

吳　伦　等我干什么呀？

吳　成　有話講。

吳　伦　有話說？

吳　成　哎！

吳　伦　咱們就在这露天地儿露着說嗎？啊？

吳　成　哪里去講啊？

吳　伦　这要是遇見我那个高亲貴友，說我的"家教"不严，岂不耻笑于我乎！

吳　成　哪里去講？

吳　伦　有家沒有？家說去！

吳　成　好，家中去講。（同进門。）

吳　伦　老梆子，坐下坐下，坐着！

吳　成　坐下。

吳　伦　我这儿打个地攤儿。（坐在地上）有什么話你說吧！

吳　成　我来問你，你往哪里去了？

吳　伦　我呀，要錢去了。

吳　成　啊？怎么又要錢去了啊？

吳　伦　要錢就得了，干嘛"又要錢去了"哪！

吳　成　嘿嘿，你这个奴才，終日要錢，要到几时算个了手哇？

吳　伦　老梆子，我告訴你，这个要錢，不是起我这儿兴的。

吳　成　哪个兴的啊？

吳　伦　当初有輩“孺”①人，

吳　成　哎，古人！

吳　伦　孺人！

吳　成　古人！

吳　伦　孺人！

吳　成　古人，古人！

吳　伦　（同时）“孺”人！“孺”人！“孺”人定啦！

吳　成　就算“孺”人！

吳　伦　这不結啦，顺者为孝嘛！

吳　成　哎，怎么講話！哪輩“孺”人？

吳　伦　昔日有个赵“强”胤。

吳　成　赵匡胤！

吳　伦　“强”胤！

吳　成　赵匡胤！

吳　伦　“强”胤！

吳　成　哎，赵匡胤！

吳　伦　“强”胤，“强”胤，又来了！

吳　成　哎，就算“强”胤！

吳　伦　这不結啦，顺者为孝嘛！昔日有个赵“强”胤，当初他老人家不得第的时候，輸打贏要；到后来时来运轉，他怎么做了馬上的“紅”帝啦？

吳　成　皇帝。

① “孺”是对“鼓”而言。“鼓”又与“古”同音，所以此处以“孺”对古。

吳　伦　“紅”帝。

吳　成　好，就算“紅”帝。你这个奴才終日要錢，到了日后定要做賊（念“則”）呀！

吳　伦　呦，你还咬音砸字儿的，又做賊啦又，做賊也有輩“爆”人。

吳　成　又是哪輩“爆”人？

吳　伦　昔日有个刘智远，他老人家不得第的时候，偷过鷄盜过狗，到后来时来运轉，他怎么做了“黄鱔”啦！

吳　成　皇上。

吳　伦　“黄鱔”！

吳　成　皇上。

吳　伦　混蛋嗳，这个“黄鱔”街上有卖的，你瞧見过卖皇上的嗎？

吳　成　就算“黄鱔”。

吳　伦　这不結啦，順者为孝嘛！

吳　成　怎么講話！做賊不成，日后定要挨門乞討啊！

吳　伦　噢！要飯哪！

吳　成　嗯！

吳　伦　这个要飯也有輩“爆”人。

吳　成　又是哪輩“爆”人？

吳　伦　昔日有个郑元和，他老人家不得第的时候，是挨門乞討哇，到后来时来运轉，他怎么做了“湯圓”啦！

吳　成　狀元！

吳　伦　“湯圓”。

吳　成　狀元。

吳　伦　混蛋嘍，这个“湯圓”有餡儿，吃得，狀元吃不得！

吳　成　好好，狀元也罷，湯圓也罷，拿来！

吳　伦　要什么呀？

吳　成　拿飯来呀！

吳　伦　哎，你怎么跟我要飯吃哪，啊？

吳　成　啊？我不与你要，与哪个要啊？

吳　伦　你凭什么跟我要飯吃呀？

吳　成　你是我的儿子啊！

吳　伦　我是你的儿子？

吳　成　嘍！

吳　伦　你含糊点儿成不成？嗨，即便我是你的儿子，儿子大爷，身長树大，肩膀儿一齐，咱們就得論哥儿們。

吳　成　哎呀呀，这个奴才，与老夫論起“哥儿們”来了。

吳　伦　“蝈蝈儿”，还㝵儿“咂嘴儿”①哪！又㝵儿“哥儿們”啦！

---

① “蝈蝈兒”，即秋虫中的“絡緯娘”，另一种小蝈蝈，俗称之为“咂嘴兒”。此处系由於“哥”韵白念“鍋”，音轉到“蝈蝈兒”，又联想到“咂嘴兒”。

吳　成　今日有飯便罢，如若不然哪……

吳　伦　怎么着？

吳　成　嘿嘿！我定要教訓教訓你这个奴才呀！

吳　伦　怎么着，你要与我“耐战三合”嗎？

吳　成　哎！

吳　伦　好哇，我也瞧出来啦，你是不想活着啦。走！咱們外头“嘎拉嘎拉”①。

吳　成　我打死你这个奴才！（举棍，吳倫夺棍，將吳成打倒。）

吳　成　噯唷，噯唷！

吳　伦　（唱）我活活打，打死你这賤丫头②！（下。）

吳　成　（爬起，追）截住他，街坊，截住他！哎呀，这个奴才竟将老汉推倒尘埃，真真的可恶，我到山阳县告他去了。唉！这个奴才。（下。）

## 第　二　場

〔賈老西③提烟袋抽烟上。

賈老西　（念）曲曲弯弯路、层层迭迭山，

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牽。

我姓賈，我叫賈老西。我是哪儿的人，我知道，我

① 諺語，形容打架。

② 昆曲《西廂記》《拷紅》中的一句唱詞。

③ 这个人物說山西話，但在表演上不应丑化。

是山西陝西山陝西，西北旯旮儿小老西。自我来到北京，我舅舅介紹我到煤鋪学买卖，因为我跟掌柜的嘔了一口气，掌柜的把我散啦。自我住在这个店里头，一点儿轍也沒有，我又找我舅舅去啦，我舅舅給我俩錢儿，做个小买卖儿卖砂鍋，今儿个头天开张做买卖去。——哎，我說伙計們！

內　　有。

賈老西　我們出去做买卖去呀！

內　　我們不敢去。

賈老西　干嘛？

內　　狗打起来啦！

賈老西　你瞧这个丧气劲儿的！卖砂鍋的就怕狗打架，你們不去，我去。哎！（挑担）去做买卖去。噢，出得門来，好天气也！（唱“梆子腔”）

一日里离家一日深，

好一似孤雁住在那寒林，

我只說在外面春光有准，

我倒有思乡哪咦呀呵哪咦呀呵那一片心。

（吆喝）砂鍋！（下。）

# 第 三 場

〔众衙役內喊："咪，咪，咪……"引李若水①上。

李若水　衙役們！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你們咪的什么？

众衙役　我們这是"山羊（阳）"县，我們咪的快，老爷升的快。

李若水　噢，你們咪的快，老爷就升的快。

众衙役　正是。

李若水　好，如此大家就咪起来！（念引）

"官居将帅逞英豪，念我平生志量高！"②

（轉身，头碰墙上。）

众衙役　这头儿！

李若水　噢！这头儿！（返身入座）一磴儿两磴儿，上头画着一个紅杏儿。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小耗子上灯台，偸油吃下不来，早知下不来你就不应該上去，誰知上去，嘿嘿下不来。下官，李若水。自幼坐破毡毯，磨穿鉄硯。大比之年，进京赶考，

---

① 李若水原为昆曲《鐵劍大審》中的正派角色，此剧故意借用其名，亦屬摘自昆曲之一。这一人物，剧本規定是由扮演吳倫的演員兩次趕扮的。又李若水念京白，有时也摻入中韵白。

② 此处是昆曲引子，原系《白兔記》《回獵》中刘智远的台詞。

做了三篇文章两篇論，头一篇写的是这个，二一篇写的是那个，嘿嘿，那个，嘿嘿是嘚儿这个："正月里来是新春，寡妇房中口問心，来吧呀咦儿哟①！"圣上道我大有奇才，封了我一个四銜。自我到任以来，又启奏了一本，这城內禁止"煤黑子"拉駱駝②，圣上道我有治国之才，又封了我一个二銜。我想这二銜虽然比那四銜大，二銜倒比四銜少两"牙"。自到任以来，家家关門，处处喂狗，有錢的吃飯，沒錢的餓着。——哎，你們倒是擱着我点儿。今当放告之期，来！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将放告牌抬出！

众衙役　是。

吳　成　（上）寃枉，寃枉。

衙役甲　候着。（进入）有人喊寃！

李若水　噢！买卖到了，待我出外迎接。

众衙役　慢着慢着，还是传他进来呀！

李若水　买卖到了，焉有不迎接的道理？

众衙役　嘹，还是传他进来。

李若水　传得的？

---

① 北京流行小調《打新春》的原詞。

② 淸朝曾有一个御史，奏請不准在大街上把馱煤的駱駝五个一串拉着行走，大家都認为是笑談。（事見淸人筆記）此句台詞系含諷刺之意义，在旧社会里管运煤的脚夫或摇煤的工人叫"煤黑子"，这是一种輕視劳动人民的称呼。

众衙役　传得的。

李若水　好，传他进来！

众衙役　是。——上堂回話。

吳　成　噢！（进門）叩見太爷！

李若水　这一老“毬”儿！

吳　成　老头儿。

李若水　噢，老头儿。你为何不“头起抬来”。

众衙役　抬起头来！

李若水　噢，抬起头来。

吳　成　有罪不敢抬头。

李若水　恕你无罪。

吳　成　謝太爷。

李若水　哇！（吹打）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摟头三夹棒！

众衙役　是！

吳　成　哎，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李若水　問他为什么？

衙役甲　哎哎哎，你怎么啦，怎么不告啦！

吳　成　上得堂来，摟头三夹棒，我不告了！

衙役甲　他說上得堂来，摟头三夹棒，他就不告了。

李若水　因为这个啊，你告訴他，老爷有这“毛包”①的脾气，說打还指不定打不打哪，叫他来！

① 北京諺語，形容人的脾气暴躁。

衙役甲　（对吳成）你不知道，我們老爷有这“毛包”的脾气，說打你还指不定打不打哪！

吳　成　噢噢噢！

衙役甲　来来来，跪下跪下。

吳　成　噢噢，是是，参見太爷！

李若水　这一老头儿，何人杀死你父，逼死你母，从实的講来！

吳　成　无有此事，无有此事，我是送我儿吳伦，忤逆不孝！

李若水　（拍案）胡說，你不养活他老人家，你还告他老人家？

吳　成　哎！他是我的儿子啊！

李若水　噢，他是你的儿子？

吳　成　不錯。

李若水　好，我鬧擰啦，我当你是他的儿子哪！

吳　成　哎！想老汉偌大年紀，怎么是他的儿子啊！

李若水　那你不会是“天老儿”①嗎？

吳　成　噢，是是是。

李若水　来！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把他儿子抓来！

衙役甲　我不敢去。

李若水　怎么不敢去？

① 从落生下来就是白头髮的人。俗謂之“天老”。

衙役甲　我怕他打。

李若水　怕他打！（向衙役乙）你去。

衙役乙　我也不敢去。

李若水　你怎么也不敢去？

衙役乙　怕他駡。

李若水　噢，你怕打，你怕駡。好，待老爷我亲自前去。

众衙役　且慢！我們这里有乡风儿，原告传被告，一传就到。

李若水　好，你們退下。

众衙役　是。（下。）

李若水　老头儿。

吳　成　噢！太爷。

李若水　我們这里有个乡风儿。

吳　成　什么乡风？

李若水　原告传被告，一传就到。

吳　成　哎呀，太爷，我那儿子甚是凶恶，老汉不敢前去，太爷改差。

李若水　"从来不听妇人言。"①

吳　成　哎，太爷改差。

李若水　"再来不値半文錢。"②

吳　成　哎，太爷改差。

李若水　老头儿！"待我賜你三千人馬，将李家庄团团

①② 原系昆曲《鳴鳳記》《寫本》中楊繼盛的台詞。

圍住，拿住李氏嫂嫂，刀刀見血，劍劍抽筋。为父的眼观旗角起，耳听好消息。”①（扔火签下。）

吳　成　哎呀呀，好一个糊涂的太爷，說什么此地有个乡风，原告传被告，一传就到，这是哪里說起！哎，（念干牌子）老汉下公堂，捉拿小儿郎，拿到公堂上，太爷作主张，太爷作主张！（圓場。）

吳　伦　（內）啊嘿！

吳　伦　（上，念干牌子②）紧走慌忙，紧走慌忙，若被他赶上，一定要遭殃，一定要遭殃！——嗨，老爷子，您在这儿干什么哪？家里飯也弄得啦，酒也燙上啦，走吧，跟我吃飯去！

吳　成　哎，我不餓了。

吳　伦　跟誰生这么大的气呀？

吳　成　与你这个奴才呀！

吳　伦　跟我？

吳　成　哎！

吳　伦　跟我为什么呀？

吳　成　我将你告下来了！

吳　伦　告下来啦，你瞧喂，这么好的孩子，他会給告下来啦。——哪儿告的？

吳　成　山阳县。

① 原系昆曲《白兎記》《回獵》中刘智远的台詞。

② 此处当初系念昆曲《五人义》中周文元的“南樓縷金”原詞，现一般演出已改为“水底魚”。

吳　伦　山阳县。怎么沒有官人哪？

吳　成　哦，太爷言道，此地有个乡风。

吳　伦　什么乡风儿呀？

吳　成　原告传被告，一传就到。

吳　伦　是那么着呀？

吳　成　不錯。

吳　伦　有什么凭据呀？

吳　成　太爷火签为証。

吳　伦　拿来我瞧瞧。

吳　成　呃！你要搶了去呢？

吳　伦　搶了去。你呀，眞小心眼儿，我搶了去，有那个刚才我不給你好不好①？这是哪儿的城隍爷的火签②哪！（折断，跑下。）

吳　成　吱吱吱，他跑了，他跑了！（追下。）

## 第　四　場

〔賈老西挑砂鍋担子上。

賈老西　（唱“梆子腔”）

　　　买卖兴隆通四海，

　　　財源茂盛大发財！

〔吳倫跑上，吳成追上；吳倫跑下，吳成碰着砂鍋担，

① 这句話是“抓哏”，因为这支火簽就是同一演員在趕扮李若水时所給予的。

② 过去城隍庙佛案上都擺設有城隍的簽。

砂鍋打碎。

吳　成　哎喲！（欲跑。）

賈老西　（抓住吳成）好你个老头儿啊，你把我的鍋打了，你就跑啊！

吳　成　哎大哥！

賈老西　大鍋，你連个支爐儿①也沒給我剩啊！

吳　成　哎哎哎，我有礼了。

賈老西　打了我的鍋，你倒“有理”啦，你是官罢还是私休，啊？

吳　成　官罢怎講，私休怎說？

賈老西　私休，你拿錢賠我的鍋。

吳　成　我无有錢哪！

賈老西　沒有錢，我們打官司去！

吳　成　打官司？哪里去打？

賈老西　山阳县去打。

吳　成　山阳县。好，走。

賈老西　走。

吳　成　走。

賈老西　（边走边說）好你这老头儿啊！好嗎，一下子就把我的鍋給打啦啊，要是不抓住你，你就跑啦！完不了！（圓場）哎冤枉啊！到哪儿你也得賠我的鍋。

吳　成　喝！怕你不成。

賈老西　不賠我的鍋，就算完不了。你这个老头儿太可

① 在爐上烙食品的工具之一，亦砂鍋之类。

恶啦！

〔众衙役引李若水上。

衙役甲　有人喊冤！

賈老西　打了我的鍋，一句話不說，你就跑，那跟你完不了，見了太爷，你也得賠我的鍋，我老西儿不容易啊！完不了！

李若水　哎哎哎，撒开，撒开，撒开啊，撒开啊！

賈老西　撒开？我要是撒开，他要是跑了哪？

李若水　（以为賈老西是吳倫）他好容易把你找着，他会跑啦？撒开，撒开，不要紧，他要是跑啦，跟老爷要人，啊！

賈老西　他要是跑啦，跟老爷要人。

李若水　哎，撒开，撒开！

賈老西　撒开你这王八日的。

李若水　哎呀老头儿呀！这小子这么大个子，看这样子还挺扎手，你会把他給拽来啦，我問問你，我要是打死他，你心痛不心痛？

吳　成　（含糊其詞）哎，不心痛。

李若水　好，沒你的事儿。

吳　成　噢噢噢！

李若水　走你的，走你的。

〔吳成下。

賈老西　（大喊）哎老爷，你为什么把他放跑啦？老爷你为什么把他放跑啦？你为什么把他放跑了哇？

李若水　哈哈！耳听是虛，眼見是实呀！当着我你还这个样儿哪，今儿要是不打你呀，惯了你的下次。——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重責四十。

賈老西　哎哎，老爷，你为什么打我四十呀？

李若水　我打你个咆哮公堂。

賈老西　嘿嘿，老西又咆哮公堂啦！又……

众衙役　趴下，趴下！一十。

賈老西　哎唷！

众衙役　二十。

賈老西　哎唷！

众衙役　三十。

賈老西　哎唷。

众衙役　四十大板。

賈老西　哎呀嘿嘿嘿，哎唷嘿嘿，老爷，嘿嘿，老爷！（哭。）

李若水　别哭，别哭，起来說，起来說！

賈老西　他打了我的鍋啦。

李若水　啊？

賈老西　他打了我的鍋啦。

李若水　打了你的鍋啦？那是呀，你不給他飯吃嘛，他不打你的鍋？要是依着老爷我呀，还踹你狗儿的鍋台哪！——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再打他四十。

賈老西　哎呀老爷，你为什么又打我四十啊？

李若水　我打你个忤逆不孝。

賈老西　哎呀，老西忤逆不孝啦。又……

众衙役　趴下，趴下趴下！一十。

賈老西　哎唷！

众衙役　二十。

賈老西　哎唷！

众衙役　三十。

賈老西　哎唷！

众衙役　四十大板。

賈老西　哎唷哎唷老爷呀，哎唷老爷，嘿嘿嘿，哎唷老爷老爷！（哭。）

李若水　别哭，别哭，有什么話起来說！

賈老西　哎老爷，他不是我的老子。

李若水　胡說，他不是你的老子，难道說还是老爷我的老子嗎？——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再打他四十！

賈老西　哎老爷，老爷你为什么又打我四十啊？

李若水　我打你个当堂不認父。

賈老西　哎呀老西又当堂不認父啦，嘿嘿嘿！（哭。）

众衙役　趴下趴下。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賈老西　（同时）哎唷嘿嘿嘿！哎唷嘿嘿，哎唷……哎呀老爷，哎呀老爷！嘿嘿嘿……（哭。）

李若水　别哭，别哭！有什么話說，有什么話說！

賈老西　老爷，老爷，我是“外省”人。

李若水　“外甥”，嗨，就即便說你是外甥，还有个娘亲舅大哪！——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再打他四十！

众衙役　啊！

賈老西　啊老爷，为什么又打我四十啊？

李若水　哎，我打你个六亲不認。——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打！

賈老西　啊呀，老西又六亲不認啦又！

众衙役　趴下，趴下，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賈老西　（同时）哎唷，哎唷！老爷，哎唷老爷呀，老爷……

李若水　起来起来，有什么話說，有什么話說呀？

賈老西　老爷！

李若水　哎，有話你說！

賈老西　哎呀老爷，我是外省城的人呀！

李若水　啊？外省城的！哎，我說你到底儿是怎么回事啊？

賈老西　这倒不錯啊，把我打得爛酸梨似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李若水　怎么回事，你說說我听听！

賈老西　我是个做小买卖，卖砂鍋的，今儿个头天出挑儿，碰見个老头儿拿着棍儿赶个小伙儿，他沒打着小伙儿，把我的鍋打啦，我們是到这儿打官司的。

李若水　噢！你是卖砂鍋的？

賈老西　是啊。

李若水　今儿个头天出挑儿，

賈老西　嗯！

李若水　遇見这个老头儿追赶小伙儿，

賈老西　嗯！

李若水　把你砂鍋給打啦。

賈老西　是呀！

李若水　你們是上这儿打官司来啦？

賈老西　嗯，打官司的。

李若水　擰啦，擰啦！

賈老西　怎么擰啦？

李若水　它你不知道，刚才这个老头儿在我这儿送他儿子忤逆不孝，我讓他抓他儿子去啦，今儿个你們俩人来了，这么拉拉扯扯的，我瞧你这个年紀，他那个岁数儿，我拿你当了他的儿子啦！

賈老西　不定哪个王八日的是他的儿子哪！

李若水（打噴嚏①）哎，这么一說我打屈了你啦！

賈老西　老爷呀，官打民不羞啊。

① 北京習俗，凡有被駡者即打噴嚏，以示沒聽見之意。

李若水　我打你不羞①啊！哎——鍋全讓他給打啦？

賈老西　可不是全打啦嘛！

李若水　一样儿沒留啊？

賈老西　可不是，一个薄砂吊儿②都沒剩啊！

李若水　小买卖人儿，不容易啊！

賈老西　可不是嘛！

李若水　这么着吧，哎——我賞賞你吧！

賈老西　（笑）嘿嘿，嘿嘿老爷！

李若水　啊。

賈老西　你賞賞我啊？

李若水　我賞賞你呀！

賈老西　老爷你賞我多少？

李若水　我賞你一百，怕不够吧？

賈老西　嗳老爷，这个小买卖儿，沒有那么大本錢，用不了一百，有八十就够啦。

李若水　噢！八十就够啦？

賈老西　哎，八十就够啦。

李若水　哎，你这个人还眞有够啊！

賈老西　有够嘛！

李若水　你合計好，別吃了亏呀！

賈老西　吃不了亏。

---

① 过去諺語謂“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羞”，此处系李若水故意討賈老西的便宜。

② 最小的砂壺。

李若水　八十够啦？

賈老西　够哩够哩！

李若水　哎，你可别后悔呀！

賈老西　不后悔呀！

李若水　这是你自討的？

賈老西　这是我自己討的。

李若水　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打他八十！

众衙役　是。

賈老西　老爷老爷，你不是賞八十嗎？

李若水　哪儿有那个事呀，我打你个“自討八十”。

賈老西　哎喲，老西又自討八十啦。又……

众衙役　趴下趴下！

賈老西　哎呦哎呦！

众衙役　二十、四十、六十、八十、八十大板！

衙役甲　打死了！

李若水　打死了？好，“待我賜他金井御葬。住了！想这卖国的臣子，那有金井御葬。”①——来呀！

众衙役　有。

李若水　拖至荒郊！

众衙役　啊！（拖賈老西下。）

① 原系《斩黃袍》中的台詞，已小有出入。

李若水，嘿嘿嘿！想我自到任以来，唯有这个打砂鍋一案，被我断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了，待我打本进京，奏明圣上，定有封贈。（沉吟昆曲）哎……权臣……①

〔賈老西“魂子”上，用堂板打桌子。②

賈老西　（做鬼嚎声）嘔儿！（下。）

李若水　啊，“今日書房之內，为何这样阴风慘慘，莫非有鬼？”③（咳嗽）嗯——呸！丫花④，院子儿！哎呀这个，哎呀那个！哦呵有了，哦呵沒了，哦呵呵！完了！⑤（下。）

——剧終

---

① 昆曲《鳴鳳記》《寫本》，楊繼盛《解三酲》中的唱詞，原为“恨权臣协謀助党”。

② 此处的舞台动作系仿照昆曲《精忠記》中的《奏本》。

③ 京劇《問樵鬧府》中范仲禹的台詞。（此系一般念法，老本系念昆曲“刺梁”中的“怎么我的眼前有兩个人影兒。”）

④ “环”字的轉音，故作詼諧。

⑤ 此处早年演出系老西魂子用帶拴住李若水的脖項，其动作摹仿昆曲《活捉》中的表演。

統一書号：10069·169
定　价：0.31 元